

河·南·戏·剧·丛·书



五场曲剧

# 洛阳令

36.617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蓝纪先

河·南·戏·剧·丛·书

**洛 阳 令**

《五场曲剧》

路 钦 赞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.75印张 32 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~16,45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128 定价0.18元

## 第一场 抬棺上任

时 间 东汉建武十九年（公元四十三年）初夏的一个黄昏。

地 点 京都洛阳城南关。

〔黄昏已近，冉冉烟云，重重暮霭遮远村；但见残阳夕照透云隙，一抹红霞泛紫晕。

〔南关大道。台右一座石桥横跨在一条干涸的河沟上，沟中流水已断，沟边野草丛生，几棵白蒿在晚风中摇曳。石桥边竖立一座石碑，上书“洛阳京畿”四个大字。台左是一座酒店，酒旗高挂。

〔前奏音乐。

〔三声铜锣，扛夫头内声：“伙计们，换肩喽！”

〔扛夫头执锣前导，四扛夫抬一黑棺，棺上红布覆盖，通过小桥缓缓而来。

扛夫头（唱）这位老爷真古怪，

秉性出奇人难猜，

妻子儿女全不带，

带口棺材上任来！

〔董宣便服，骑驴走上桥头，亮相。察院身背褡

裢，内装旧书数卷随后紧跟。

董宣（唱）骑毛驴离江夏洛阳不远，  
一路上颠得我筋骨痛酸，  
妻儿送归原郡去，  
上任只带一口棺！

扛夫头 粱老爷，前边已离京城不远。

董宣 棺木直入端门，抬往县衙！

扛夫头（略一迟疑）是！（下）

家院 老爷，老奴我不能再往前走了！

董宣 啊，想是过于劳累，歇息片刻也罢！

家院 老奴不是想要歇息，而是不想进京送命啊！

董宣（同情地）家院，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！

家院 老奴受苦事小，可老爷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啊！想你半生坎坷，九死一生，早该挂冠归田了！这次要你洛阳去当县令，明明又是一口陷阱，为何你还非跳不可呢？

董宣（苦笑）家院，一路之上这样的话儿你劝我多少次了？

家院 不上百次也有九十九次了！

董宣（诙谐地）哈，连同这次正好凑够一个整数！家院你看天色已晚，你我速速赶路要紧！

〔董宣催驴疾行，驴尥蹶子，家院急勒缰绳，好不容易才将毛驴稳住。

董宣 你瞧，连我这头毛驴都是犟的啊！

家院 唉，是輩啊！

董宣 （遥望北邙古松）你来看！

（唱）望北邙古松不老景物依然。

家院 （唱）二十年你尝尽了苦辣酸甜！

你不见别人居官只图贵显，

董宣 （唱）不过是洼地的嫩笋，争雨夺露，节节拔高，  
皮厚嘴又尖！

家院 （唱）惟有你屡屡降来连连贬，

董宣 （唱）无非是园里的韭菜被人割宰，一遍一茬，一  
茬一遍，鬼头刀下钻！

家院 （唱）在北海你依法把公孙丹来斩，  
激怒了王公权贵绑你到法场前，  
同刑九人八人死，  
惟有你逢特赦转危为安！

董宣 （唱）这刀下余生更不足恋，  
时刻在听候阎罗来传！

家院 （唱）贬江夏你又把权贵冒犯，

董宣 （唱）只不过望乡台上再转一圈！

家院 （唱）这一回降洛阳凶多吉少，  
如何抽身归田园？

董宣 （唱）浮云蔽日终难久，  
圣聪岂肯惑妖言？  
为报君王知遇恩，  
斗权贵董宣我宁折不弯！

家院（唱）你是条犟牛筋百煮不烂，

董宣（唱）鄆都城去上任我也要承担！

家院，一路之上走得咱们唇舌焦渴，那边有一酒店，你我沽酒三杯而后入城如何？

家院（摇头叹息）唉！（二人同下）

〔樵母内声：“长柱，我儿，儿啊……”随着一声凄厉的唤儿声，樵母步履蹒跚地上。

樵母（唱）跌跌撞撞把儿寻，

碧落黄泉杳无音，

看那边好象是我儿模样，

（上前一把抓住一位少年不放）儿啊，娘可找到你了，快快随娘回去吧！

少年 老妈妈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的儿子呀！

模母 你不是我的儿子？（拉少年细看）哎呀呀，认错了，认错了！

（接唱）错将少年当儿身！

〔樵母新娶的儿媳急急赶来。

新妇 （上前搀扶）婆婆，转眼不见您又出来了，快随媳妇回家去吧！

樵母 你不要管我，不见儿子，怎好回家？长柱——！

老者 老嫂子，你就不必再找了！

樵母（一把抓住老者）儿啊！

老者（啼笑皆非地托须示意）老嫂子，你看我偌大的年纪……

新妇（代为赔礼）老伯伯，婆母疯颠，多有得罪！

樵母（大为反感）哎。我在寻找儿子，谁疯了！（再次拉住老者）儿啊，快快随娘回家吧！

老者看这！

新妇婆婆，您老清醒清醒，你儿子他……死过了！（掩面而泣）

樵母啊？

老者是啊，死过了，被胡奴打死了！

樵母死了？被胡奴打死了？不不，我儿没死。  
他没死！（疯笑）

（唱）别哄我，别骗我，

我的儿没死还活着！

昨夜三更我柴门坐，

他砍樵归来还笑呵呵！

转眼间忽隐忽现撇下我，

我随后紧跟不停脚。

翻过邙山岭，

爬过老牛坡，

蹚过瀍河水，

绕过七星阁，

——急得我仰望苍天徒唤奈何！

喊儿喊得我喉咙破，

哭儿哭得我泪成河，

众伯伯，小哥哥，

贤大嫂，老婆婆，  
谁知我儿去哪里，  
快将下落对我说，  
我把你长生禄位敬  
一天三遍把头磕！

〔樵母连连叩头，号啕不止，围观群众俱各动容。〕

少 年 （忿然地）这算什么世道，平空打死了人，就这么  
白白罢了不成？

老 者 人家是湖阳公主的管家嘛！

〔讲话间，一阵马嘶人喊“胡奴来了……！”〕

众 哎呀，胡奴上街了，快走，快走！

〔群众纷纷逃避，老者、少年见樵母婆媳怔在那里，急拉。〕

老 者 你们还不快快躲避？

新 妇 婆婆！

樵 母 我正要向他讨还儿子！

老 者 哎呀，老虎总是要吃人的，快走吧！

少 年 快走吧！

〔众拉樵母下。〕

〔胡奴乘马打猎归来，四家丁身背猎获的野鸡、野兔等物随行。〕

胡 奴 （唱）公主府下为总管，

呵气如雷有威严，

猎场走马驱鹰犬，

野味奉献公主前。

〔樵母迎面上。〕

樵 母 好贼子，快快还我儿的命来！

胡 奴 何处大胆疯婆，敢在大爷我的面前吵闹？

樵 母 （疯态逼人）我儿乃上天金童转世，你敢损他半根毫毛，小心玉皇大帝拿你头疼！

胡 奴 一派胡言，还不速速让开去路！

樵 母 今若不还我的儿子，休想轻易放你过去！（一拦）  
你还我的儿子！（二拦）你还我的儿子！（三拦）  
你还我的儿子！

胡 奴 真正可恼！（一脚将樵母踢了一个跟斗）

樵 母 （仍不放手，牵衣膝行）你还我的儿——子！  
〔胡奴性起，欲伤樵母，新妇急上护卫。〕

新 妇 狂徒休得无礼！

胡 奴 （见新妇，淫邪地）这一女子倒有几分姿色，左右的！

众家丁 有！

胡 奴 与我抢！

樵 母 （忽地清醒）好贼子——！你无樵无故打死我的儿子，今又要抢我的媳妇，老婆子我要命何用？我……与你拼了！（一个耳光打去）

胡 奴 （勃然大怒）既来送死，我就赏你一剑！  
（拔剑刺倒樵母）

〔新妇扑向母尸，一声高叫“婆——母——！”〕

胡 奴 快与我抢！

〔众家丁正欲动手，董宣在酒店中闻声而出。

董 宣 且慢！

〔胡奴一怔，群众趁势急护新娘下。

胡 奴 你！

董 宣 好个大胆贼子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公然行凶，难道你眼里就没有半点王法了吗？

胡 奴 王法？（狂笑）哈……你家胡大爷的所作所为就是王法！左右的与我打！

众家丁 啊！

〔家丁正欲动手，家院上前拦阻。

家 院 且慢！此乃新任洛阳县令董大老爷，尔等休得无礼！

胡 奴 我道这是何人敢在大爷我的面前摇摆，原来是董大老爷！（蔑视地）嘿嘿，官职不小啊！

众家丁 （附和地）官职不小啊！

〔胡奴与众家丁发出一阵嘲弄的笑声。

胡 奴 哼！你家胡大爷今日有事在身，不愿与你磨牙，狗头暂且寄在你的项上，今后你大爷的事你要少管，你要少问！小的们！

众家丁 有！

胡 奴 回城去者！

众家丁 啊！

〔胡欲下，董宣仍欲上前辩理，被胡推了一个踉跄，

胡奴率众下。

董 宣 好贼子，想不到堂堂天子脚下也有这样不平之事，这等狂徒不除，黎民怎得安居？家院，快去找那地方前来掩埋尸体。

家 院 只是老爷尚未进衙……

董 宣 哎！豪强为恶，民如倒悬，事急如火，岂能迟延？〔董宣夺过褡裢放在自己肩上，径自下。

家 院 唉，还是老脾气不改啊！

〔欲下，群众迎面上。

老 者 （上前施礼）老哥请了！

家 院 请了！

老 者 适才听老哥言道，你家老爷乃是新上任的太爷，此话可是真的？

家 院 怎的不真？我家老爷姓董名宣字少平，正是前来洛阳赴任的。

众 姓董名宣字少平？

老 者 可是先前做过北海相的那位董老爷？

家 院 正是，你等如何得知？

老 者 这样的清官谁不知晓？百姓给他编的歌谣里不是说：“搏击豪强骨铮铮，枹鼓不鸣董少平”吗？

新 妇 有了这样的清官，我家的冤仇可该报了！

众 是啊！

家 院 （感情复杂地自语）看来老爷又要招惹是非了！

（下）

新妇 只是胡奴势大，无人写状如何是好！

众 是啊！

老者 小老儿粗通文墨，如不嫌弃，我倒可以代笔！

众 你不怕吗？

老者 有董老爷与民作主，我还怕的什么？寒舍离此不远，列位随我来。

〔老者引众下。〕

## 第二场 理事接状

时 间 前场次日黎明前后。

地 点 县衙二堂。

〔汉代建筑的室内景。帷幕半卷，残星在望，放眼看去，可见层层院落，座座厅堂。台左一屏风，屏风上画一卧虎；台右为一暖阁，透过窗纸可见董宣烛下阅卷的剪影。〕

颂歌声起：

居官官清正，  
执法法严明，  
搏击豪强骨铮铮，  
枹鼓不鸣董少平！

〔一声鸡啼，晨星渐敛，东方旭日，喷薄欲出。〕

〔窗内剪影：董宣正出神地翻阅着案卷，几次不恭读出历任官员的批语：“缓办！”董宣气愤地拍案而起。〕

〔宋院捧茶上。〕

家 院 唉，一夜之间，他连眼也未合一下啊！（向窗内）

老爷，请用茶！

〔窗内剪影：董宣吹熄残烛，捧卷走出暖阁。

董 宣（唱）抬棺木闻京畿我把任上，  
未入城却早闻冤声沸汤，  
说什么天子脚下皇恩浩荡，  
豪权辈依然是为恶逞强！  
胡奴的积案如山样，  
冤枉状一张又一张，  
批缓办听任其逍遙法网，  
居官人枉食那百石皇粮！

家 院（递茶水）老爷……

董 宣 茶水放下，快请书办前来问话。

家 院 是！（将茶放桌案上，下）

〔董宣坐案前继续阅卷。

〔书办上。

书 办（施礼）大人旅途劳顿，望多保重！

董 宣（急起还礼）民冤重大，急如燃眉，今有一事不明，书办幸勿吝教！

书 办 卑职不敢！

董 宣（见书办一旁侍立，让坐）书办且请落坐用茶。

书 办 大人在此，哪有卑职我的座位？

董 宣 今后日夕相处，不须如此客套！（按坐）坐，坐嘛！

书 办（复又站起）如此卑职谢坐了！

董 宣 哟，你又来了！

书 办 (也不禁失笑)……

董 宣 (指案卷)书办请来看!

(唱)那胡奴曾犯下累累血案,

洛阳城被虎变色民不得安,

却为何历任官皆批缓办?

书 办 大人!

(唱)皇威重势煊赫谁敢上前?!

董 宣 (唱)一管家何劳公主如此偏袒?

书 办 (唱)这内中有隐情不便直言!

董 宣 此处只有你我,请讲无妨。

书 办 这……

董 宣 讲嘛,怕的什么?

书 办 大人哪!

(唱)驸马少壮寿不永,

公主青春正妙年,

寂寞宫闱她难, 难——

董 宣 难独守是也不是?

书 办 (点首)……

董 宣 原来如此, 呀!

(唱)真个是饱暖思淫色胆包天!

[堂鼓声骤起, 皂甲执状急上。

皂 甲 启禀太爷, 衡前有人击鼓喊冤!

董 宣 (一惊)啊!

[鼓声再起, 皂乙执状急上。

皂 乙 启禀太爷，衙前有人击鼓喊冤！

〔鼓声三起，皂丙、丁执状两厢分上。

丙、丁 （同声）启禀太爷，衙前有人击鼓喊冤！

〔四皂执四状分跪四角，董宣环顾四周，激愤万分。

董 宣 （唱）冤状飞来如雪片，

点点血泪字里行间，

这一状告胡奴把民女强占，

这一状告胡奴害命逼奸，

这一状告胡奴谋财霸产，

这一状告胡奴夺人田园！

豪门奴多骄纵为害非浅，

我不能装聋哑袖手旁观！

〔鼓声四次又起，皂甲下望复上。

皂 甲 启禀太爷，衙前一位民妇搀一断手老人前来呼冤！

董 宣 命他们到此见我！

皂 甲 （转向内喊）太爷命告状人二堂相见！

〔四皂站“一条边”。

〔新妇搀老者呼冤上。

老 者 （唱）惨遭横祸手断损，

几度昏眩痛煞人，

身拖残臂二堂进，

（跪地示手）冤枉！

董 宣 （大惊）哎呀！

(唱)他血肉模糊触目惊心!  
是何人他……如此残忍?  
下此毒手事出何因?

老 者 (唱)胡奴毒似蛇七寸,  
凶比豺狼甚十分!

新 妇 (唱)老伯他代俺写状被断手,  
冤状未成祸临身!

董 宣 哟,原来你是昨日长街之上与本县相遇的那位新  
妇!且将你等冤情慢慢讲来!

新 妇 太爷!

(唱)世居城南安乐村,  
代代皆是种田人,  
村名安乐安乐少,  
年年砍樵年年贫!  
那一日丈夫猎得银狐返,  
欲沽重价奉慈亲,  
归途中与胡奴狭路遇,  
他仗势行抢来寻衅,  
争执间夫死短剑下,  
九泉含恨成冤魂!  
婆婆她残烛难禁风雨骤,  
俺并蒂花开扯断了根,  
老伯仗义招巨祸,  
天道不公纲纪不存!